



中庸講記之十二(中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2. 素貧賤者，安身立命，奮志上進，不變志節，而能獨善其身。

「素貧賤者，安身立命」，貧窮的人能做什麼事情？貧窮者也有貧窮時要做的事情。一個貧窮的人，他現在的生活已經那麼困難了，要如何行乎貧賤？這道理講起來會流眼淚，我們一般人做不到的；今天吃過早餐，不知午餐的糧食在哪？大家想想！這樣有辦法修道嗎？確實很難修道！若只是自己一個人，可以把腰帶縮緊一點，喝水來活過一天，但後面還有其他人在，怎麼辦？

這讓後學想起老前人剛來台灣，那時後學年紀還小；吃飯時，一次都

20 幾人，大家嘻嘻哈哈，但坐吃山空，都不知道老前人每天忙進忙出，為生活而想盡辦法在籌錢。是後來民國 42 年（1953），可樂娜公司成立，大家去包糖果，才有工作可做。那一輩的人現在已所剩無幾，當時人人都過得像非洲難民般，臉很瘦小、脖子很長，吃得少，不知餓了幾天；但其中什麼人最活潑呢？覺得他自己不能倒下去的？是老前人，他還走路有風，實在很不簡單！在那種貧窮的情景，道是要怎麼傳下去？假如能感受這一點，相較於今天，我們實在是修富貴道，一遇到艱苦就無法投入道場，但前人輩們卻是視死如歸。

以前袁前人在做大麵時，一天可賣兩大面盆的麵，後學問袁前人：「您每天賣麵就有錢了，幹嘛還要撿

菜葉回來吃？拿錢去買東西就好了。」袁前人說：「不行的，你不曉得，這些錢是要寄去台北，台北有好幾十人需要這些錢吃飯。」後學就說：「你可以不用全寄過去，自己留幾塊錢吃飯。」袁前人說：「不行啦！不夠啦！這製麵機器是老前人買的，從上海帶來的，雖然老前人沒要求我要把錢寄回去，但我必須將所賺的錢全交給老前人。」我們看看，這才是上下一心條心，老前人並沒有如此要求袁前人，但袁前人卻全部奉獻，這是事實的事情，即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，前輩者就是這樣走過來的。

袁前人一個人孤獨地生活了60年，這實在是普通人做不到的，我們若是三、五天沒有人與我們講話，都不知日子要怎麼過，會感到度日如年；而他老人家學歷不高，等於現在的國小程度，但他的學問卻很好，都是由於前人勤於讀書，能勒緊皮帶，餓著肚子看書；換是我們餓著肚子看書，愈看愈煩，袁前人這就是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。

「奮志上進，不變志節，而能獨善其身」，六十幾年來，袁前人的志節都始終如一，如同現代的顏回夫子——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

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《論語·雍也》他都經歷過了，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情。這道理就是處於貧賤，要行貧賤的路，能做到安貧樂道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這相當了不起。

3. 素夷狄者，夷狄禮教不著之邦也。以我性中所具五常之德實踐於外，而能處之泰然，順受其正，樂以行之。

「素夷狄者，夷狄禮教不著之邦也」，夷狄是指未開發、未文明的地方。《晨鐘》講到四夷：「東夷、北狄、南蠻、西戎。」夷狄即「禮教不著之邦」，未開發、未文明的地方。

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此句出於《論語·八佾》。這句道理有很多解釋，一般註解的解釋為：你看連沒開發的野蠻地方，都會有一位領導的族長（領導者），不像夏朝君臣不分而亡朝。

但我們要知道，夷狄雖有族長，但其主要缺點是沒有文化；古代這些強國、這些諸侯，要消滅一個國家之前，須先消滅其文化；沒有文化，就會被同化，等於不知其源頭在那兒了。

台灣以前的原住民有平埔文化，台灣人一般都是平埔人較多，人家說：「有唐山公，沒有唐山嬖。」然而平埔人為什麼消失了？因為平埔人被同化了，文化沒了，現在也說自己是台灣人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就是文化沒有被保存下來。

所以說「夷狄之有君」，雖然有族長在，但沒作用，國家若被消滅就沒了；「不如諸夏之亡也」，不像夏朝因有文化，國家雖滅亡，但文化還在。例如：現在所用的農曆即夏曆，經過三、四千年，我們還在用陰曆（即夏曆），我們身上都還有它的文化。所以我們的道統源遠流長，傳到現在，永遠沒有失去；此道理亦即在告訴我們，我們去到沒有文化的地方，要如何去行沒有文化的道呢？曾經有人去條件較差的國家開荒時講：「我現在『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』。」其實那些國家是有文化，若沒有文化，他是沒辦法去傳道的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。

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中，其所努力的結果，叫做「文化」；而能知道倫理，就是「文明」；所以，君正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夫唱婦隨、兄友弟恭、朋友有信，這就是「倫理文化」；一貫道文化即「一貫道宗旨」，要敬天

地、孝父母等等，別人是無法改變我們的。

「以我性中所具五常之德實踐於外，而能處之泰然」，我們去到夷狄的地方，就是要傳五常之德，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實踐於外；但夷狄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，我們該怎麼做？就要「和其光，同其塵」《道德經》，與其混合而處之泰然。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習慣、不同的信仰，這樣的環境我們能與他們在一起，沒有分別心，將己心與其心融合在一起，用天心，用上天所賦的五常之德的心與之融合在一起，即處之泰然。

「順受其正，樂以行之」，夷狄之人雖無法馬上引導，而成為有仁、有義、有禮，但只要能平順地照著他們的方法慢慢來推行，夷狄之人也會樂於接受，因為他們都很單純，都是直心的，所以能以歡喜心來推動夷狄之邦的道，這是「行乎夷狄」。

4. 素患難者，內文明外柔順，明哲保身。

「素患難者，內文明外柔順」，人若在患難的地方，還能行乎患難嗎？所謂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《論語·泰伯》，若在這樣不安定的地方，還

能處之泰然嗎？人在遭遇不幸時，還能行患難之道嗎？我們要「內文明」，將聖人給我們的倫常之道，隱藏於內；柔順於外，道在柔，德在順，這樣才能平順。

「明哲保身」，在患難時，要如何能通過患難的阻礙？即要明哲保身，處處都要退一步想；道德老子告訴我們要明哲保身，即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」《道德經》，「不敢為天下先」，這最重要。在患難時，我們不要強出頭，這也是孔子告誡子路的很重要的一句道理；當我們在患難時，就要低調一點，不止要退一步，而是退一百步去想，以屈忍、柔順的心，才能將我們的德顯露出來，度過難關。

5. 須知修道非考無以見真，非魔無以見誠，考與魔者，正是上天所以培栽也，所以應樂而行之。

「須知修道非考無以見真」，孔子在陳蔡絕糧七日，當大家餓得受不了時，他卻吹簫奏曲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主要是靠天，天有天理，一位有正氣的人，其所受考驗是有階段的、有時

間性的；這是對我們要推行道的一個考驗，才能「真道真考見真心」，這就是「非考無以見真」。當大家在快快樂樂修道時，都能存有歡喜心；然而一旦遇患難時，無法突破難關，這就是考了。如同用篩子篩選，有的被篩下去了，有的被留下做種子；一定要這樣考、這樣篩，不然無以見性。

「非魔無以見誠」，魔都是由道生出來，都是上天借考，借由我們最尊敬、最親近的人故意來考，這樣才考得倒我們。大家要了解，我們若遭遇到不稱心如意之事時，就要想到這是上天派來考我們的考試官；大家若能這樣想，冤孽就不會再來纏身，因為他認為你修行的工夫已達到那樣的境界，你已經過關了，這都是有一個時間性的，就是天理。

「考與魔者，正是上天所以培栽也，所以應樂而行之」，若沒有魔，就無以見到誠之發出；考與魔者，正是上天所派來培栽我們的，要培養人才的，所以我們要以歡喜心來接受。

以上就「素富貴、素貧賤、素夷狄、素患難」這四點來作引證，如果我們能以君子的心，則可安然過關、安然應付。

6. 君子以理自守，以道自愉，無論順逆，凡理之所當為，道之所當行者，則心投意契身體力行，忘境之順逆，而惟以道之所在為樂。上不愧天，下不忤人，殆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「君子以理自守，以道自愉」，修道一定要認理，不要認人；若認人，有時上天會借此考我們，所以我們要守住理，以歡喜心以道自愉。

「無論順逆，凡理之所當為，道之所當行者」，不論順境、逆境，都要認理歸真。理從哪裡來？一定要由凡情入理。人因為在有情世界裡，要進入理之前，情在前頭，由情要如何入理？一定要再更上一層才有辦法，即要離相入理，等到最後沒有了相，才能夠入理；如果相還在，則無法入理。

由凡情入理是一階段，因為若沒有凡情，修道這條路你不會走，所以要由凡情來走才能入理，但其實是要離相才能入理。《金剛經》中以筏喻法的原因就是這樣，如果沒有竹筏，則絕對無法從苦海渡到彼岸，等過了

苦海之後，竹筏就要放下。我們要認道、認理，做應當做的理，走應當走的道。

「則心投意契身體力行，忘境之順逆」，如能提昇到認道、認理這個階段，心就由凡心變成天心，亦即原來的心；要達到原來的心，就要身體力行，不是研究道理就算了，一定要素其位而行；而行時也不能有所執著，不執著於現處的境，不論現在是富貴、貧賤、夷狄、患難，對這些順逆的境，一定都要忘境。

「而惟以道之所在為樂」，人的心境能提昇到這點，是相當不簡單的，為什麼？安貧還要能樂道，這是相當不簡單；而貧未必是指很窮，不明理也是貧。當有很多欠缺時，卻還能樂道，這就是很不簡單的境界。

「上不愧天，下不忤人，殆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人若能對天地都不愧於心，對人也沒有虧欠、慚愧的事情，這就是無入而不自得，這種快樂亦即悠然而自得，逍遙而自在。

（續下期）